

回忆鲁迅资料辑录

上海教育出版社

I210.94/51

回忆鲁迅资料辑录

本社编

01221/2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6672



上海教育出版社

766672

回忆鲁迅资料辑录

本社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3,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本

统一书号: 7150·2088 定价: 1.05元

前 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学习和研究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宣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帮助广大的语文教师了解鲁迅的生平，我们选编了这本回忆鲁迅的资料。这些资料按照鲁迅生平的几个时期加以编排，在编排中，同一时期的有关材料，有的依照回忆的事件的时间先后为序，分成几个方面；有的则是按照回忆材料的性质，分成几类，依类相从。

本书由上海师范学院柳尚彭、史承钧，卢湾区教师进修学院王尔龄、姚胥隆，徐汇区教育局科学研究室范守纲，图们中学潘颂德和上海师院中文系三位研究生编选，最后由柳尚彭、史承钧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周国伟定稿。

本书辑录较为匆促，重要材料遗漏的一定不少，我们恳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并提供有关材料。

目 录

一、在绍兴(1881—1898)	(1)
(一) 家庭情况	(4)
(二) 读书生活	(11)
(三) 接触农村	(17)
二、在南京(1898—1902)	(23)
(一) 从水师学堂到矿路学堂	(27)
(二) 课外生活	(31)
三、在日本(1902—1909)	(33)
(一) 弘文学院学习生活	(37)
(二) 仙台学医	(44)
(三) 从仙台回东京后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	(47)
四、在杭州和绍兴(1909—1912)	(53)
(一) 教学与生活	(57)
(二) 辛亥革命前后	(64)
五、在北京(1912—1926)	(71)
(一) “五四”前的学习和工作	(75)
(二) 接触马列主义	(82)
(三) 教学活动	(84)
(四) 创作编译活动	(88)
(1) 写作生活	(88)

(2) 与语丝社、未名社等文艺社团	(96)
(3) 培养文学青年	(99)
(五) 西安讲学	(105)
(六) 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	(108)
(七) 日常生活	(117)
六、在厦门(1926—1927)	(123)
(一) 课堂内外	(126)
(二) 几次演讲	(135)
(三) 日常生活	(144)
七、在广东(1927)	(147)
(一) 接近中国共产党	(151)
(二) 教学、讲演和文学活动	(156)
(三) “四·一五”前后	(161)
八、在上海(1927—1936)	(173)
(一) 横眉冷对千夫指	(177)
(1) 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77)
(2) 在通缉和屠杀威胁下	(183)
(3) 批判资产阶级倾向和反动文人	(199)
(二) 在左翼文艺运动中	(205)
(1) 参加和领导“左联”	(205)
(2) 关心战友, 培养和帮助文学青年	(217)
(3) 倡导和扶植新兴的木刻运动	(229)
(4) 演讲活动	(238)
(三) 做党的一名“小兵”	(251)
(1) 深入学习马列主义	(251)
(2) 热爱中国共产党	(259)
(3) 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关系	(262)

(四) 创作、编译活动	(275)
(1) 写作生活	(275)
(2) 进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	(287)
(3) 《奔流》《语丝》《译文》等编辑活动	(290)
(4) 未完成的著译	(295)
(五) 和国际友人的交往	(300)
(六) 鞠躬尽瘁	(313)
(1) 工作与生活	(313)
(2) 疾病和逝世	(326)

一、在 绍 兴

(1881—1898)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年代，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清朝政府的矛盾非常尖锐。这对鲁迅的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鲁迅十三岁时，家里遭到了变故。祖父周福清(介孚)原是翰林出身的小京官，这年因科场案而在杭州入狱。鲁迅避难到乡下舅父家里暂住，被一些人称为“乞食者”，受到很深的刺激。十六岁时，已经病了三年的父亲(伯宣)去世了。这两件事使他的家庭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使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开始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

鲁迅的母亲鲁瑞，娘家在农村，因此鲁迅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农村，和农民的孩子结下友谊，“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这使他后来一直深切地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关心农民的命运。

(一) 家庭情况

……祖父在北京当京官。前清的翰林经常先在京里做小京官的。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识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下去读《诗经》等等。因为思想上的不同,不会巴结上司和喜欢批评别人,当时便有一些人和他不对,放外官时就仅仅只放了一个知县(江西金溪县)。他官职大小倒不计较的,只求做清官。因此自理讼词,并叫年纪还幼小的外甥偷偷走进监狱里去观看,他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及虐待犯人的事情时,就连夜坐堂,亲自用火光照看伤痕,严办狱卒。鲁迅虽并不以祖父生平的一切行动都对,但思想中比较民主的成分(如对于读书,不赞成习惯地依一定次序,从《大学》开始,先《四书》,后《五经》的读下去,主张先读《西游记》等,也可以说这思想是比较开明民主的),不能不受一点影响。母亲又是从农村里来的,丝毫不沾有瞧不起农民等劳动者的思想习惯,当然也给鲁迅很大的影响。

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的幼年时代》

介孚公(鲁迅的祖父——编者)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

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溪县。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青年时代》

介孚公热心功名,于科举尤感兴趣。在科举案未发生以前,因他已成名翰林,极想把他的两个儿子和鲁迅,也都培养成翰林,在台门口悬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以遂他的非非之愿。到科举案发逮狱以至被释家居以后,他对科举功名热忱还未稍衰。

观鱼:《回忆鲁迅家族和社会环境 35 年间(1902
——1936)的演变·三台门的遗闻佚事》

鲁迅说过,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但是,他又说,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他还说,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考试的,大概可说是学问的人吧。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但是后来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员,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

进士的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

(日本)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

鲁迅先生的祖母蒋老太太，人长得蛮高大，待人非常和气。但对欺侮作弄别人的人却不客气，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她又很幽默，喜欢说笑话，我没事总喜欢坐在她的房间里。……

蒋老太太肚里的故事很多，她会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也会讲绍兴的民间故事。鲁迅先生小时候，夏天的晚上，躺在小板桌上乘风凉，祖母坐在桌旁，一面摇着芭蕉扇，一面给他讲“洪秀全军”和“水漫金山”的故事，地点是在故居的两株金花灿灿的桂树下面（这两株金桂，在一九一九年新台门换了主人以后，已给地主朱闰仙砍掉了。现在的两株茂盛的桂树，是解放后按照原来的位置补栽的）。

王鹤照:《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

有这样一件事：离绍兴县城七十华里的东关镇有一座五猖庙，一年有一次迎会，是非常热闹的。一天早上，鲁迅要跟家里的人到东关镇去看五猖会，乘的船已经停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等一切需用东西已陆续搬下船去。坐几个小时的船就可以看到迎神、赛会、演戏了。鲁迅这时是多么兴奋呀！正在这时，父亲叫鲁迅拿书本去，翻开书一句一句圈点教读，两句一行有二三十行之多，“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文字古奥难懂，是很难记得住的，要他读熟、背出，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父亲认为读书比看会更要紧，只有读好书，才能去玩。太阳渐渐地升高了，母亲和一起去看会的

大人都焦急地看着鲁迅。鲁迅很沉着，不久就很有把握地拿书到父亲面前，一口气把教读的书都背出来了。“不错，去吧！”父亲终于点头同意鲁迅去看会了。后来在鲁迅的文章中曾写到“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话。

周建人：《回忆鲁迅·学习鲁迅立志做革命接班人》

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如果说：“没有。”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鲁迅受上层分子的压迫是在后来，即从十三岁时候开始的。这一年祖父忽然闹出乱子来，清廷要捉他，连鲁迅也避难到乡下去了。……回家以后，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这时候父亲避难未回，本家就带着专制的态度叫鲁迅签字。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使鲁迅感觉到有许多上层分子都是压迫他的，农工们最可以做朋友。

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的幼年时代》

少年的时候，父亲生病，有三年多时间，鲁迅整天奔波于质铺和药店之间，筹钱，买药。可是病越治越重，想不到医生最后竟说什么“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这也许是前世的事”一类昏话。父亲的病死，对鲁迅刺激很大。当时的旧中国，昏天黑地，风雨如晦。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贫穷落后，从四面八方围拢来，抢吃这块肉。面对“国破家败”的状况，鲁迅立志学医，希望“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周建人：《回忆鲁迅·鲁迅与自然科学》

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她的父亲号晴轩，是个举人，曾在户部当主事，因病辞职回家，于光绪甲申年去世。她有两个姊姊，一个哥哥，号怡堂，一个兄弟，号寄湘，都是秀才，大约在民国前后也都故去了。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岁。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老太太》

还在清朝的时候，鲁迅先生从日本东京写信给老太太，要她放足、剪发。老太太回信说：“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以后是

剪了),足已放了。”老太太放了小脚,被邻居骂为“尼姑婆”,她也不去理会。后来又有流言说,放足是要再嫁老公。老太太说:“真的再嫁又怎样呢?”绍兴光复第二年(一九一二年),我也想把辫子剪掉,就去征求鲁老太太的意见,老太太说:“鹤照,胆子大些,去剪吧!”

王鹤照:《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

……鲁迅先生,原住绍兴府城内,会稽县东昌坊口之东。东昌坊口为一十字街口,南去有都亭桥,西去为秋官地(第?),北去为塔子桥。塔子桥南首有长庆寺,即鲁迅的师父隆和尚做住持之处。寺的对面为穆神庙,正传中阿Q所住的土谷祠即指此地。

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阿Q时候的风俗
人物一斑》

听鲁老太太说,鲁迅少年时候,有四年多,几乎每天要到当铺去当东西,到药店去给父亲买药。鲁迅先生上南京去读书,只带了八块钱路费,也是老太太典卖衣服、首饰而得到的。鲁迅先生去南京的路上,上下航船,铺盖行李不雇人挑,都是自己拿的。

王鹤照:《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

旧绍兴的当铺有好多家。当铺里柜台老高。当铺老板盘剥的办法多得很。蛮好一件衣服送去当,当票上却写着:“破衣一件,当洋×元。”铜则一定写成废铜,皮袄一定写成烂袄。这样,如果你去赎时,当铺里保管不好,破烂掉也没有责任,反正写的很清楚,是破烂的么。利息一般要月利一分二,当十二个月不取,要转票子,利息必须付清,叫做“点利”。如果不点利,过期一个月,当物保留可取;过期二个月,就没收掉了。当铺的朝奉势利得很,看见贫困人

家拿破东西去当，就脸孔板板的，象“死无常”、“阎罗大王”一样。有势力有面子的人去，就笑脸相迎，九十度鞠躬，头弯得会碰着柜台。以前新台门后面，东咸欢河沿就有一家蛮大的当铺，牌号叫“恒济”，是一个绰号叫“夏末代”的人开设的。（“夏末代”即夏宋彝，在湖北做过道台，占有良田千亩，是绍兴的一个大恶霸地主。）鲁迅先生小时候上当铺受侮辱的，恐怕就是这爿店吧！

药店，东昌坊口有一片，叫“泰山堂”。店主是申屠泉，我们叫他癞申屠，头皮秃得光光的，一根头发也没有。泰山堂药店，独间店面，临街朝北，内即堂屋，外为半截门，绍兴土话叫“摇门”。店里有伙计，叫桐少爷，是鲁迅的远房堂叔。这人呆头呆脑，本家去买药，他总要给你多些，紫苏、薄荷给你多少倒没有关系，大黄、麻黄给你多些，那就要害人性命了。

王鹤照：《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